

廣東文史資料

第十一輯

(內部發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廣東文史資料

第十一冊

(內部發行)

7798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1963年12月

广东文史资料

第十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編
广州市解放北路22号

*

广东人民出版社印刷
1963年12月出版 定价0.80元

編輯 凡 例

一、本选輯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資料，并推动撰写資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資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选輯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二、本选輯所选的資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选輯所刊印的資料欢迎閱者提出补充和訂正。

四、本选輯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第四軍参加第四次长沙会战經過	陈宏樟(1)
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次粵北战役	卜汉池(12)
有关第一次粵北战役的一些回忆	梁世驥(28)
第二次粵北战役	黃 涛、林伟儔、邓洪焜(31)
記韶关战役	李 振(36)
粵北乐昌战役回忆	林廷华(39)
惠博淪陷亲历記	鍾凜之、吳 益(46)
国民党在海南島进行反共內战的回忆	林蒼材(57)
王毅屠杀海南黎苗民族的暴行	梁秉枢(76)
陈汉光对海南少数民族的血腥統治	何凱詒(80)
1943年潮汕旱灾见闻	吳华胥(87)
蔣帮在馬來亞新加坡迫害华侨情况	胡一声(97)
陈济棠办糖厂經過及其眞象	冼子恩(107)
关于馮銳之死	李洁之(131)
宋子良与西南运输处	慕 予(136)
史延程与广东司法	莫擎天(150)
辛亥革命后寓居香港“前清遺老”的种种活动	伯 子(160)
戏班和戏院(粵剧史話之二)	刘国兴(173)
补充訂正:	

对《广东文史資料》第八輯一些文稿

的补正.....陆丹林(216)

关于《清末連州教案始末》的补正.....陈占标(219)

对《我所知道的李福林》一文的补正.....陆遜翁(221)

正誤表

第四軍參加第四次长沙会战經過

陈宏樟

一、会战前的情况与薛岳坚持死守长沙的目的企图

日寇自从在东南亚各战场失败之后，海軍損失惨重，企图打通中国大陆走廊，撤退它的残兵败卒，于是出现了粤北、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等会战，1944年5月7日至6月底的长沙第四次会战首先爆发，我方从1940年冬第三次会战以后即有所准备，当时判断日寇必将再犯长沙，三年多来会战方案一再修改，中央軍事将领对死守长沙問題意見分歧，包括參謀总长何应欽，副參謀总长白崇禧等，尤其是白崇禧反对最烈，曾和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剧烈爭論。白的主张要放弃长沙，固守衡山，在淞水以南与敌决战，他的理由是衡山地形有利于我，可以固守，长沙地形不利于我，如守长沙不但不能确保，反恐消耗大量兵力。影响衡山，衡阳也要放弃。薛岳的意见相反，他要固守长沙，在淞水以北与敌决战，他的理由是：长沙有光荣历史，一、二、三次会战給敌以沉重打击，可保洞庭湖一带粮棉产区，使粮棉不至資敌，如放弃长沙則一带产粮棉的地区尽入敌手，我們給养更为困难，因薛坚持他的意見，白等只好放弃了自己的意見。

上述两人的理由表面上，似各有所见，但骨子里却各有打算的。白与薛两人素来存有很深的矛盾，他們两人的斗争

也反映了桂系和陈誠派系的斗争。薛岳是属于陈誠派系的，对陈誠忠心耿耿，白与薛两人的互相倾轧，随处可见，1939年的广西昆仑关战役时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不服从白的指挥，白向蒋介石报告企图置叶肇于死地，将叶肇扣留准备枪毙，而薛与粤系将领力保始得倖免一死，判处徒刑，及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后乘机电蒋调叶到九战区戴罪立功而被释，薛任他为湖南省干训团代教育长，使白更为痛恨，这次白阻挠薛的保守长沙计划，主要也是为了打击陈系使薛不能再来一个所谓“长沙大捷”。

薛岳要坚持死守长沙的真实用意是：自从长沙第三次会战胜利后，声誉和实权都得到了，因此更刺激了他的野心。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但感到自己嫡系部队很少，几年来所指挥的除第四军外，都是别人的部队，自己实力不能起重要的作用，他当上了九战区司令长官，地盘虽然拥有湖南、江西两省和湖北一部，所辖部队有三个集团军，第十八集团军孙度，第二十九集团军杨森，三十集团军王陵基，六个军，第99军傅仲芳，第20军杨汉域，第37军陈沛（后罗奇），第72军傅翼，第四军张德能，第十军方先觉，（后配属中央战略预备部队，仍驻九战区），还有鲁道源的军（58军），共约22个步兵师，一个炮兵旅，（炮兵第三旅旅长王若卿，当时全国只有七个炮兵旅）一个工兵团，两个特务团（战区一个，省府一个），实力相当雄厚的，虽然有这浩大实力，然而嫡系部队是不多的。除第四军外，第三十七军可作准嫡系，在这方面薛曾经作过一些收买非嫡系部队工作，1940年第二次长沙会战时，第十军在湖南的湘阴金井一带作战犯了错误，当时的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和该军预十师师长方先觉等受到撤职处分（蒋介石在南嶽开检查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果

會議，決定給李玉堂等撤職處分），由於二次長沙會戰距第三次長沙會戰只幾個月時間，薛為了收買第十軍為自己的心腹隊伍，以戴罪立功為名，給第十軍軍長李玉堂等一個人情，叫他們守長沙。他們為了要洗脫自己的罪名，當然樂於接受守長沙的命令，那時李玉堂確出過相當大的氣力，日夜親到陣地指揮構築城防工事等等，為薛所贊賞。又在此時中央派鍾彬接替李玉堂的軍長職，因為長沙緊張，鍾不敢前來長沙，却打電話要求派參謀長往衡陽接他到長沙接事，薛不答應，要等到會戰結果後才許辦理交接，給李玉堂賣個人情，因此李玉堂等在長沙第三次會戰勝利後，不特沒有受到撤職處分，反而升了官，遺下的軍長缺給該軍預備第十師師長方先覺遞升上（方本來也是和李玉堂一起受撤職處分的），李玉堂給薛挽救了，有一個時期很聽薛的話的，到了方接了第十軍軍長後，才逐漸變心，這是薛最痛心的事，常常罵方先覺靠不住，薛經過這一打擊後，認為只有擴編自己的嫡系部隊是最可靠的，而創造機會，建立戰功，更認為是擴充嫡系部隊的條件。因此堅持死守長沙，堅持要給第四軍擔任保衛長沙的主要目的，也就在此。薛除企圖擴編嫡系部隊和收買非嫡系部隊以外，對政治宣傳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如在長沙長官部每星期一舉行紀念周後必緊接著來一次對幹部訓話和講解“孫子兵法”堅定幹部對他的忠心馴服。為標榜自己的功績，曾搜集二、三次會戰時日寇遺留下來屍體骸骨數百具在長沙南門外新開鋪，雨花亭附近築有“倭寇萬人塚”，形同小山，題有一些詩詞對聯，表揚自己在長沙三次大戰的功績。除此之外，還編了一些劇目，如“戰長沙”、“精忠烈傳”，用粵劇、湘劇，各種戲劇形式到各地演出，欺騙群眾，演出時最令人捧腹的是“戰長沙”一劇，此劇以古裝殘

出现，塑造薛岳的形象，穿起盔甲、挂鬚，一如宋代时岳武穆，塑造参谋长吴逸志的形象，穿八卦袍，手执鹅扇，戴四方巾帽，一如三国时代诸葛亮，光怪陆离丑态百出。除此之外，更将长沙城内的东长路改为“伯陵路”（薛的别字叫伯陵）。薛常以岳飞自命，字学岳飞的字体，每到一地必亲自书写“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作正門横額，当时湖南民間流传两句话：“拥护薛长官，打倒薛主席。”从这两句话的第一句，看出湖南群众爱国热情，憎恨日本鬼子，从第二句话可以体会到湖南群众憎恨国民党的官吏，薛为了争取湖南群众对他拥护，曾說：“他是湖南人，他的祖先是由湖南于××年間迁到广东坪石九峰山落籍的”来博取湖南群众和一般湘籍干部对他的拥戴，此外还极力靠攏陈誠，极尽其卑躬屈膝之能事，事无大小，均請示陈誠，甚至很小的地方都注意到，有一次我和他拟了一个給陈誠的电报稿，在对陈称呼上写为“六战区陈长官薛修兄”（陈的别字叫薛修），薛立即亲改为“长官陈”，可见一斑。

二、长沙会战的軍事部署和市区的战斗經過

1944年夏日寇大举进犯长沙，薛岳初时的想法是：“大好机会又到来了，”三年来的幻想可以实现于今天，早就希望有朝一日要給他的嫡系部队——第四軍一个机会来立下丰功伟績，以便乘机扩編，怎知过去是称“鉄軍”的第四軍很不爭气，使薛的宏图大計尽成泡影。

五月初旬得到情报汉口岳阳間敵軍运输繁忙，似有进犯模样，五月十五日晚上又相继接到湘阴前綫，滨湖督察站（战区在前綫后方各地共設有十来个督察站）和重庆軍委会发来軍事情报，大量集結在湘北、通城、平江之敌，十四日

向南移动。証实日寇开始大举进犯，薛即临夜召开会议，会议开了一个通宵，决定了依照原计划部署重兵固守长沙，疏散长沙物资，长官司令部迁移驻地和組織前进指挥所等问题，同时下令从十八日起限令三天将长沙物资全部疏散完毕，百姓也不得留在城内，否则以奸细论处，为了势在必守，打一个比第三次会战时更漂亮的仗，除在外围用作侧击的部队不计外，单用作担负守城任务的有：第四军所属三个步兵师，军长张德能，59师师长林贤察，90师师长陈侃（原本薛岳之二弟薛仲述已奉命接该师师长的，因他往印度受训，长沙会战时，始返抵衡阳，未及接事），102师师长陈某（我忘记他名字），炮兵部队有：炮兵第十四团一个营，机械化15公分口径榴弹炮六门，炮十二团一个营，俄造7.62公分口径野炮十一门，炮一团一个营，德造卜福式7.5公分山炮十二门，第四军直属山炮兵营，美式7.5公分口径山炮十二门，炮五十一团一个连3.7公分战车防御炮四门，连同其他大大小小的火炮，共约五十余门，火力相当强大，还配有工兵若干营。为加强指挥机构，还派司令长官部代参谋长赵子立随带特务营一营，坐镇长沙，将炮兵第三旅组成九战区炮兵指挥部，指挥官王若卿，参谋长陈宏樟，统一指挥长沙炮兵，集中运用炮兵火力协同第四军防守长沙。最奇怪的事，代参谋长赵子立，炮兵指挥官王若卿和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是互不统属，但三人共同负责防守长沙，谁也不能指挥谁，论职位以长官部代参谋长赵子立为最高，但年龄比较轻，军校六期，陆大九期，论资历以炮兵指挥官王若卿为最老，王是保定军校第八期，与陈诚同期，同为炮兵科的，当炮兵旅长很久（炮兵以旅为最高），论实力以军长张德能为最大，掌握了一军实力，他是云南讲武堂15期的，三人互不

相訐。

薛作上述部署后，他本人率領长官部轉移至湖南茶陵、安仁、耒阳、后期轉至郴州、桂阳去了，当时薛除将他轄下的所有兵力进行投入这次会战外，还企图將駐在九战区而直属中央的战略部队第十軍（方先觉軍）投入这次会战，后为白崇禧反对，不果，会战失敗后薛对此非常埋怨。直至1949年8月我见到他时，他对此事，还对白非常痛恨。

长沙城自1940年冬第三次会战以后，有三年的安靜時間，人們都以为日寇不敢再犯长沙，百姓紛紛回城經商，物資积聚日多，交通工具（主要是船只），已为第四軍預先征調控制，在短短的限令三天的時間內，是沒有可能將全城物資全部疏散的，第四天，（5月21日）則禁止百姓进出长沙城，并逐戶清除躲藏城內的百姓，加以驅逐出城，城內百姓遺下的物資使到防守长沙的第四軍垂涎三尺，第五天以彻底疏散物資，免除資敌为名，竟把搜集起来，由該軍副官处將准备留作战时使用的船只，尽作裝載物資向后方运走，单从城內八角亭各綢緞商店搬走呢絨、綢緞、布匹等不下十船之多，其他物資不計其数，初时預計將搜括得来的物資用船运至湘潭，轉装火車南运，长沙至湘潭仅45公里，本来船只在湘潭卸下物資約两三天就可赶回长沙，对軍事使用并无妨碍，公私可以两便，怎知湘潭至衡阳的一段鐵路奉命破坏，当載运物資船只到达湘潭时，因无火車南运，不得不原船再向衡阳駛去，后来不知怎样直至长沙失陷，还不见有一只載运物資的船只回到长沙来，长沙与岳麓山中間且隔着水陆洲和牛头洲，等于两河相隔，只剩下几艘破烂小船作为两岸交通工具，給后来无法作兵力轉移鑄成大錯。

关于保卫长沙兵力配备問題，九战区代參謀长赵子立

(赵原是参谋处长，因参谋长吴逸志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不通过中央许可，被蒋介石撤职查办，以赵代参谋长的)，第四军和炮兵指挥部三方面，曾于薛岳离开长沙的第二天，即五月十七日在湖南大学内，关于兵力配备和步炮协同作出具体实施举行过一次会议，综合各方情报，对敌情判断意见都是一致的，大家都认为敌这次进犯会吸取一、二、三次会战时的经验，可能使用兵力比前强大，直接进攻长沙的可能，会使用两个师团以上，敌人的主力方面，过去三次是从湘阴、浏阳等方面来的，这次改从河西岸进攻，直扑岳麓山亦有可能。河西岸是湖沼地带。不能运用大兵团作战，可能性少，仍以湘阴、浏阳方面的可能性较大。但河西岸会有佯攻，或配合一部分装甲汽艇助攻骚扰。敌情判断虽然取得一致，但对兵力配备的意见则不一致，争论剧烈，张德能要死守长沙城，照原计划将兵力重点布置在城内，赵子立和我们的意见，则不同意把主力放在城内，应摆在河西岸的岳麓山，因为岳麓山与长沙城两岸对峙，地势高（岳麓山标高350公尺），长沙城地势低，不利于我，岳麓山是长沙一部分，纵使长沙城失守，而保存岳麓山也不算长沙失守，如岳麓山失守，敌可居高临下，长沙城必不可保，而张德能坚持他的意见说：“这是薛老闕所指示的，长沙城失了，还有什么搞头。”其实我们的意见也是为了自己打算，恐怕长沙城失陷做了瓮中之鳖而已。争论之下，始终无法将分歧意见统一起来，因此只好步兵方面依照张德能的意见去部署，炮兵则依照我们的意见去部署，张将两个步兵师（59、102），布置在长沙城，（河东岸）一个师（90）布置在岳麓山一带（河西岸），炮兵依照炮兵指挥部的意见，将口径比较大，射程远，运动困难的炮种布置在岳麓山一带（河西岸），

將口径比較小，射程短，运动容易的布置在长沙城附近，兵力約占三分之一。第四軍軍部初在河西岸的小望城坡，兵力布置后移駐城內坡子街，中央銀行內，那里有坚固的防空室，赵子立和炮兵指揮部則設在岳麓山的湖南大学內天然防空洞內与第四軍軍部相隔一湘江，到了六月十三日上午获悉：①渡过汨罗江之敌，十二日一部企图渡过浏阳河，主力强行渡过湘江，番号第三师团。②在洞庭湖南岸方面之敌十二日抵达益阳县城东門，又另一股正向宁乡北滄水鋪进犯中。判明了日寇主力由湘江西岸进攻长沙时，张德能才发现自己部署錯誤，想将原布置在长沙城的两个步兵师中抽調一个轉移至湘江西岸岳麓山来，此时使张最感棘手的：①沒有船只，因載运物資去了的船只还没有回来。②不知抽調59师轉移好呢？还是抽調102师轉移好呢？因为102师师长陈某，原是貴州部队，但张意是想抽調59师，又恐怕抽去59师，留下102师守长沙城为陈所疑忌，輕彼重此，迟疑不决，連日来敌机轰炸，到了最紧急六月十六的一晚上，敌人开始对岳麓山炮击，长沙城南距妙高峰九里的紅山头亦为日軍迂迴占领，张才决定抽調102师渡江，抽調的部队遺留下来的陣地交由59师接防，由于匆匆下达命令，指示不够明确，使到有些連营疑为退却，不待接防部队到达，就撤离陣地，整个师陸續到达灵官渡、大西門、小西門等渡河点时，因渡船缺乏，一齐拥在那里，弄得水泄不通，秩序大乱，第四軍直属美式山炮营也就挤在那里，准备渡江，还未渡过，由于使用小船渡江，一个連也要分几艘小船載运，及至天明被占领紅山头的日軍发觉，用机枪扫射渡江部队，此时秩序更乱，未渡的爭相搶渡，甚至开枪互射，已渡的由于无人指揮，不是进入新陣地，而是沿岳麓山至衡阳公路退却。（岳

麓山至衡阳公路还没有破坏)。

三、长沙失陷狼狽情况和张德能之死

当晚(六月十六)第四軍軍长张德能約深夜二时帶了几个卫士乘电船由小西門繞过水陆洲渡江, 电船駛近河西岸的湖南第一紡織厂附近, 为占領該处伏击敌人装甲汽艇的炮五十一团, 兩門战車防御炮兵, 喝令停止, 不应, 险些将张德能所乘的电船击沉, 张到了湖南大学时已四时左右, 沒有处理問題, 可能疲劳过甚, 便酣酣大睡了, 及至天明后有人报告: “渡江部队已向衡阳退却了”, 张聞訊大怒, 匆忙跑出湖南大学門前轉湾的公路上, 大叫: “統統回来, 不回来, 我枪毙你們。”但沒有收到效果。

留守长沙城的一个师, 看見紅山头已为敌寇占領, 到了晚上(六月十七)也自动向浏阳方向突围撤退。有小部未及退走的, 十八日在城内与入城的日軍作零星战斗, 至下午全部轉入敌手。

炮兵方面: 在正在渡江部队退却的6月十七日早上八时, 炮十四团第一营观察所发现敌占領松花岡西北角, 并一股敌人約百余窜进岳麓山西北側半山腰上, 快要追近指揮部, 在急忙之际, 赵子立派了他隨带的特务营由炮兵协助, 前去消灭該小股敌人, 无結果, 情势更紧, 敌漸接近, 炮兵陣地无法发射, 頻頻接到炮兵部队打来電話請示处理, 誰也不敢下令撤退, 誰也不敢下令破坏武器, 只答复: “必要时, 权宜处理。”眼看不能挽救, 各人相继撤退。长沙就是这样糊糊塗塗的情况下弃守的。

現在我們再回溯一下整个会战經過: 这次敌人使用在九战区的兵力是六年来最大的一次, 約共七个师团, 第三十

三、第十四、第六十八、第一一六、第四十、第五十八、第十七獨立旅團。而我們投入這次會戰的共七個軍，99軍、20軍、37軍、第四軍、58軍、72軍、44軍，兵力相等，裝備敵亦不能占優勢；三年來前綫交通徹底破壞，犁田灌水，使敵重兵器無法使用。苟能指揮適當制敵機先，長沙是不會輕易失守的。薛的作戰方略，是以長沙為據點，確保長沙，在汨羅江一綫遲滯并消耗敵之相當兵力後，誘敵深入，至淥水以北一帶地區，由東向西將敵壓迫于湘江河畔，而歼滅敵人。將原守湘陰的37軍（95D、60D）及原布防歸義、新市、長樂街的20軍（99師、69師）在汨羅江之綫擔任遲滯消耗敵人後轉至淥水一帶布防，會同由江西沿浙贛路北側向西進擊的58軍，及沿浙贛路南側向西進擊的44軍，在淥水以北地區歼滅南犯之敵。但20軍及37軍在汨羅江一綫戰鬥，僅遲滯敵人五天，便敗退下來，支離破碎潰不成軍。5月22日日寇渡過汨水繼續南犯。6月16日敵占株州，并一部分進抵淥口，58軍于6月17日在醴陵以北地區為敵包圍，18日醴陵失陷，44軍側背受敵威脅，向後撤退。同日（18日）長沙失陷，第四軍也潰不成軍。于是薛岳的歼敵計劃全告失敗。除44軍比較完整外，其他各軍均已無戰鬥力。

6月1日至15日漢壽、益陽、寧鄉相繼失守後，99軍也潰不成軍。從五月十七日敵向新墻河發動進攻，至六月底止，僅45天結束了長沙第四次會戰，被敵各個擊破，損失了六個軍戰鬥力。

現長沙陷落不僅僅是長沙一隅守軍的失敗，而是第四次長沙會戰整個戰役的失敗，薛岳作為會戰的指揮負責人就不能不負主要責任。

長沙失守後，國民黨中央追究責任，趙子立、張德能、

王若卿三人誰为守长沙主帅呢？薛下令时沒有明确，三人以互相协同的关系出现，赵子立似以最高顧問形式出现，王若卿以步炮协同出现。因此，如果长沙胜利，則互相爭功，現在失敗，則互相推卸責任，互相指責。为了洗脫自己的罪咎，各人尽量摆情况。赵子立供詞中最主要的一段摆了当时长沙情况后，說：“我曾几次如何如何建議，张沒有听我的話。”张德能听了这話很神气地应声說：“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話。”于是主要責任落在张德能身上，而被判处死刑。步兵师长被扣留，赵子立、王若卿和我被撤职，炮三旅番号被取銷，炮兵营长以上也受到处分。

当时，薛为了企图洗脫自己的罪責和保存第四軍番号及张德能的性命，迁怒該軍副官处，将处长潘孔昭以下軍官枪毙了好几人，但沒有收到效果，才催促张德能到重庆报到。据当时九战区兵站分监魏鉴賢說：当时薛岳叫张德能往重庆报到，张犹豫不肯前往的。后来白崇禧也催张前往，并担保张不会有事，张始行。并終不免一死。这次张之死，完全是替薛岳死的。

广东省参事室供稿

抗日戰爭时期第一次粵北战役

卜汉池

敵軍侵占广州之后，于1939年十二月粵北大戰前占据三水、順德、新会、中山、东莞、增城各县和虎門、深圳、石龙等地区。其外围在三水、軍田、神崗、福和墟增城之綫。我軍固守清远、源潭、佛岡县、从化牛背脊、地派之綫与敌对峙。

在广州失陷之前，軍委会已把广东划为第四战区，委何应欽兼司令长官，余汉謀为副司令长官兼十二集团軍总司令。当时司令长官部尙未成立，只是一个名称。自广州失去之后，改委张发奎为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謀依然照旧，司令长官部設立在曲江。

但在粵北战役前，欽州湾敵軍登陆向广西进犯，张发奎随带战区长官部一部分人員已往广西柳州設立指揮机构，指揮其他部队包括由广东調去六十六軍（两个师）应战，不在广东了，粵北战事是由余汉謀負責。

广州失陷后，即調六十四軍（所属一五五师一五六师）六十六軍和一八七师返回广东，以及新編一个暫二軍加强防御力量，已有十二个师（六十六軍除外）又两个独立旅之众。其兵团部署大概如下：（这是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兵团部署）

一、以三十五集团軍总司令邓龙光所属六十四軍（軍长陈公俠所属一五五师一五六师）和暫編第二軍（軍长邹洪所